

三 通 小 叢 書

河 童

芥 川 龍 之 介 著

馮 子 韜 譯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8





三 通 小 叢 書

芥川龍之介著
馮子翰等譯

河

童

三通書局印行

河童（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翰譯

序

這是某精神病院的病人——第二十三號逢人便說的故事。他三十歲早過了，但外表看來是非常年輕的瘋子。他半生的經驗——不，這些事實不去管它。他屹然不動地抱着兩膝，有時看看窗外（鑲上鐵格子的窗外，有一株即枯葉也脫落完了的檜樹，張開枒杈枝幹在欲雪的天空，）向S博士和我絮絮地談這個故事。當然身體並不是完全沒有什麼動作，比如說「嚇得一跳」的時候，他猛然把臉孔一轉。……

1
我自信很正確的抄寫了他所講的話。如果有人不滿足我的筆記，那末，請到東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去看看好了。比年齡看得要年輕的第二十

2 三號，開始會丁寧地點頭，並指着沒有蒲團的椅子向你讓坐。然後露出憂鬱的微笑，平靜地反復這個故事。最後——我還記着他講完了故事以後的臉色。他最後一站起來便舉起拳頭，不管那個就破口大罵。——『滾出去！壞蛋！你這傢伙也是最蠢笨的，愛猜忌的，猥褻的，不要臉的，自大的，殘忍的，偏見的動物。滾出去！壞蛋！』

小 一

這是三年前夏天的事情。我和旁的人一樣負起背囊，從上高地的溫泉旅館，要攀援穗高山。諸位知道的，要上穗高山，只有沿着梓川上去。穗高山自不用說，槍之岳我從前也登臨過的，因此不帶嚮導便向曉霧瀰漫的梓川山谷上去。曉霧瀰漫的梓川山谷——霧總不見得消散，反而濃厚起來了。跑了一個鐘頭後，我打算先折回上高山地的溫泉旅館去。但是折回上高地去，也

總須得等到霧氣消散了才成。而霧却只是一刻一刻的濃厚起來。『算了，還是攀上去吧』——我這樣打算了，因此爲要不離開梓川山谷，便攢到矮竹林中分開路徑爬上去。

然而遮掩我眼睛的依然是濃厚的霧。當然有時在濃厚的霧中，並不是看不見山毛櫸或樅的樹枝青綠地垂着肥大的葉片。並且，放牧的牛馬有時忽然露出在我前面。可是這些東西以爲是已經看見了，然而，即刻又隱藏到濛濛的霧煙裏面去了。不久脚也疲乏了，肚子也餓起來，——加上被霧溼透的登山服和氈子等等，重的不得了。我卒至屈伏了，因此決定憑着巖石激成的水聲向梓川山谷下去。

我坐在水邊的巖石上，即時開始用膳。打開鹽漬牛肉的罐頭，堆起枯枝來生火——這樣一來大抵過了十分鐘的光景。這時候，若是和人作對頭的迷霧

4 不知道在什麼時刻逐漸的開始消散了。我咬着麵包向手錶看一下，時間已經

是一點二十分了。然而，更有使我嚇了一跳的事情，在手錶的圓玻璃上，映着一個可怕的臉孔。我嚇了一跳轉過頭來。這樣一來——我算是有生第一次看見所謂河童這個東西。在我背後的巖石上，有一個畫像裏面一樣的河童，一隻手抱着白樺樹的樹身，另一隻手平蓋着眼上，稀奇地朝下看着我。

小 我發呆了好一會，身體動也不動的。河童也像吃了一驚似的，即平蓋在叢眼上的手也不移動。這瞬間我一跳起來，便跑到在巖石上的河童那邊去。同時，河童也跑開了。不，或許跑掉了，因為一翻身便不知那裏去了。我驚奇地環顧竹林四周。河童却準備逃走的樣子，在離開二、三米突的地方迴轉頭來看我。這毫不稀奇的。可是，我感覺意外的是河童身體的顏色，在巖石上看我的河童，全身帶上灰色，然而現在遍體變成綠色了。我大聲的罵聲『畜

生，』再撲向河童去，河童當然逃開了。此後，我穿過竹林，跳越巖石，有三十分鐘光景，拚命的追趕河童。

河童奔跑的速度並不弱於猴子。我一心趕他的時候，好幾次已經看不見他的身體。並見常常滑了腳跌了交。可是跑到一株大橡樹肥滿地伸張樹枝的下面，剛好有一隻放牧的牛阻住河童的去路。並且這是一匹牛角很粗，眼睛充血的牡牛。河童一看見這牡牛便悲鳴起來，打個筋斗似的跳入特別高的竹林裏去了。我——我也覺得『好極了，』連即跟着跳進去。那知道那裏開着一個洞。我的指尖一碰到河童滑溜溜的背脊時，馬上倒轉來跌進深厚的黑闇中去了。我們人類當此危機一髮的時候，常會想到奇怪的事情上面去。當我『啊』的叫起來時，即刻聯想到上高地溫泉旅館旁邊有個叫作「河童橋」的橋。

5 往後，——往後的事情記不來了。我只感覺眼前像有電光似的東西，不知

6 到什麼時候，失去了知覺。

二

過後醒來，看見我朝天地躺着，許多河童站在四周。還有一隻在肥厚嘴脣上帶着鼻眼鏡的河童跪在我身旁，把診聽器放在我的胸膛上。那河童看見我張開眼睛，打手勢叫我安靜一點，然後向背後的河童 Quax quax 的叫起小來。不知從那兒有兩個河童拿着擔架來了。我被放在擔架中，圍在許多河童羣衆裏面，靜謐地通過了好幾町路。排列在兩旁的街，和我們的銀座街沒有什麼區別。在毛生櫟的街樹後一樣地有各種店鋪排着窗簾，又在街樹夾在中間的街道上好些汽車在馳走着。

載着我的擔架不久向一個小橫街轉灣的時候，我被擡到人家裏了。後來知道這是帶鼻眼鏡的那個河童的家裏——那位名喚紮克的醫生家裏。紮克讓

我睡在小巧的床上，然後給我喝一杯透明的藥水。我睡在床上任紮克怎樣擺佈我，其實我的身體節節痛得動都動不得。

紮克一天必定來診視我兩三次，我最初看見河童——叫作巴克的漁夫，三天一次的光景，也來訪問我。河童知道人類的事情比人類知道河童的事情

為多。這或許因為河童捕獲人類比人類捕獲河童來得多的原故吧。說捕獲或許不適當，但我們人類在我沒有到這裏以前，常常有人到河童國裏來的。並且還有許多人一生住在河童的國度裏。你以為因為什麼原故呢？我們只因為不是河童而是人類——這個特權的關係，可以不勞而食。據巴克的話，有某

青年道路工人也偶然到這國度來後，娶了雌河童為妻，終身住在那邊。並且這個雌河童是這國裏頂美的一個，對丈夫的道路工人亦極能盡其敷衍的手段

云。

過了一個星期以後，根據這個國度的法律，我成爲「特別保護民，」住在紮克的隔壁。我的家裏雖則很小，却建築得很精美。當然這個國度的文明和我們文明國家的文明——至少和日本的沒有多大的差別。向着街道的客堂三 一隅，放着一臺小的鋼琴，壁上掛着嵌上相架的蝕刻畫等物。可是要緊的房 屋以至桌子椅子的高低都準着河童的身長，好像跑進兒童的房子裏去似的， 小 只有這點是不方便的。黃昏時候，我常在這個房間邀請紮克和巴克，學習河 童 童的言語。不，並不限於他們。因爲對於特別保護民的我誰都懷着好奇心， 特別邀請紮克去檢查每天血壓的玻璃公司總理名叫軋爾的也到我這房子來。 可是最初半個月和我最要好的還是漁夫巴克。

有一天溫暖的黃昏。我在這房中和漁夫巴克對坐着。巴克不知爲什麼忽然沉默起來，眼睛動也不動的凝視着我。我當然感覺很奇怪，因此對他說：

『Quax, Bag, quo quel quan?』翻成我們的話就是：『喂，巴克，幹嗎？』然而，巴克一聲不響，並且突然站起來，伸出舌頭，表示要跳過來的樣子，剛好像田蛙跳躍似的。我覺得有點害怕，輕輕地從椅上站起來，想一溜煙就跑到門口去。剛好醫生紮克跑進來了。

——喂，巴克，你在幹甚麼了？

紮克從眼鏡睨視着巴克。巴克好像恐縮起來，好幾次舉手到頭上去，向紮克謝罪。

——萬分的對不起，因為使這位先生害怕覺得有趣，無意中弄出這樣的頑兒。請先生也恕我吧。

三

沒有講下去以前，我須要說明河童這個東西。河童是究竟是否存在還成

爲疑問的動物。然而，我自身既然住在他們中間，當然沒有什麼可疑的餘地。那末，是怎樣的動物呢？頭上當然有短毛，手腳上有蹼，這事情和出於「水虎考略」的沒有顯著的差異。身長約一米突內外。體重，據醫生紮克的話，爲二十磅至三十磅，——間亦有五十多磅的大河童。頭正中有橢圓形的碟子，這碟子因年齡而漸堅硬。拿例來講，老年的巴克的碟子和年輕的紮克的小碟子感觸完全兩樣。可是最奇怪的當算河童的皮膚了。河童不像我們人類，皮膚顏色是一定的。大體適應環境而變其顏色，比如在草叢中的時候，變成草一樣的綠色，在巖石上的時候，變成巖石一樣的灰色。這當然不限於河童，卡美利昂也是一樣的。或許河童在皮膚組織上，有和卡美利昂相近的地方，亦未可知。我發見了這個事實的時候，就想起民俗學上說西國的河童是綠色，東北的河童是赤色的記錄。並且想起在追趕巴克的時候，忽然失蹤了的事

情。河童的皮膚下好像有相當厚的脂肪，因此雖則這個地下國度溫度比較的低，（平均在華氏五十度上下，）可以不穿衣服。當然，每個河童大體都帶上眼鏡，攜帶紙煙盒，藏着銀包的。河童像袋鼠一樣在肚子上有袋，因此收藏這些東西沒有什麼不方便的。我只覺得奇怪的就是腰身一帶毫無遮掩的事情。我有一次向巴克問爲什麼有這樣習慣。巴克仰身絕倒，笑個不休。並且對我說：『我倒以爲你掩蔽起來覺得奇怪呢。』

四

我漸次學會講河童日常的用語了，因此，對河童的風俗習慣能夠理解了。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們人類認爲當真的，河童覺得可笑，而人們覺得可笑的，他們認爲當真——這樣荒唐的習慣。比如我們人類把正義或人道奉爲天經地義，而河童聽到這樣的事情，便捧腹大笑。總之，他們的關於滑稽的

概念，和我們關於滑稽的概念，標準是不同的。我有一次和醫生紮克談到節制生育。紮克張大口，笑到鼻眼鏡也差不多掉下來。我當然生氣了，便質問他有什麼可笑。記得紮克的回答大體是這樣的，當然有些少細節或許會記錯也不一定。因為我那時候還不能夠完全理解河童所講的話。

——但是單為兩親的利益着想，太奇怪了。那太過利己了。

小 反轉來，從我們人類看來，的確再沒有事情比河童的生育更奇怪的了。

叢 比如我後來到巴克的小屋，觀覽巴克老婆分娩去了。河童分娩的時候和我們人類是一樣的，也要借助於醫生和助產婦。然而，臨到分娩時刻來了，父親好像打電話似的，把口向母親的××高聲的問：「你要不要生到這個世界裏來，仔細想好再來回話，」巴克也一樣的跪下來，反復地這樣說了好幾遍。然後用放在桌子上的消毒藥水漱口。妻子肚內的小孩多少帶點客氣似的小聲

的這樣回答了。

——我不想生出來。首先，我父親的遺傳，單只精神病一個也就夠受了。並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惡。

巴克聽到了這個回答時，沒趣似的搔搔頭。在那兒的助產婦即以粗玻璃管插進妻子的××裏面去，注射某種液體。這樣一來，妻子如釋重擔似的大地呼氣。同時，一向很大的肚皮像放出了輕氣的氣球一樣縮小起來了。

能夠有本事這樣回答，所以河童的小孩一生出來，當然便會走路，會講話的。據紮克的話，說有一個小孩出世後二十六天便關於上帝之有無作了演講。不過那個小孩到第二個月便死掉了。

說到分娩的事情，我順帶的告訴你們一事，即我到此國來三月後偶然在一條街角看見過的大招貼的事。在這招貼裏面，下面繪有十二三隻吹喇叭的

執劍的河童，上面滿列河童用的像時鐘彈簧的螺旋文字。把螺旋文字翻譯出來，大體是這樣的意義。或許微細的地方也不免有錯誤的。不過這是和我同行的名喚拉布的河童學生大聲念出來的話，我把它抄下來的。

募集遺傳的義勇隊！

健全的男女河童們！嚙！

為撲滅惡遺傳起見，

請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去結婚吧！

我當然在那時候也對拉布說，這樣的事情是辦不到的。這不只拉布一人，在招貼旁邊的人也哈哈的笑出來了。

——辦不到？然而，據你所說，你們正和我們一樣施行着呢。你以為哥兒戀婢女，小姐戀汽車夫是為的什麼緣故？那是無意識地為消滅惡遺傳吧了

。你上次告訴我你們人類的義勇隊——那為爭一條鐵路而互相廝殺的義勇隊——比之那樣的義勇隊，我們的義勇隊來得高尚得多了。

拉布當真地這樣說，並且大腹笑得不斷地起伏。然而，我那裏還有工夫來笑，趕急的要捕捉一個河童。因為，我察覺那河童乘我不備，偷跑了我的自來水筆。可是，皮膚兒滑的河童，我們是難於捕捉的。那河童也是滑溜溜的擺脫了，一溜煙便跑掉了。使我撲個空俯伏下來，剛好像蚊子的瘦體倒下來的。

五

我受到這位名喚拉布的河童的照顧，並不少於巴克。其中最使我不忘的就是給我介紹名喚托克的河童。托克是河童朋輩間的詩人。詩人留長頭髮。這和我們人類一樣。我為消悶常常跑到托克家裏去玩。托克的小房子無論何

時都擺着高山植物的盆植，寫寫詩歌，吃吃煙草，很舒服的過活。又在房之一隅，有一個雌河童（因為托克是自由戀愛家，沒有老婆）在打絨頭繩似的。托克一看見我的樣子，常常微笑着這樣說。（當然河童的微笑，並不是很好看的。至少我初次看見的時候，反為覺得有點可怕。）

——呵，來得好。請坐罷。

托克很喜歡談河童的生活或河童的藝術。據托克的見解，再沒有東西比普通河童的生活是蠢笨的。父子夫婦兄弟這些東西大家都以相累為唯一的快樂而過活。尤其是家族制度更是蠢笨而又蠢笨的了。托克有一次指着窗外像嘔吐似的說：『看吧，那種蠢笨的樣子。』窗外的路上有一個年紀還輕的河童，以兩親似的河童為始，頸項間吊着七八隻雌雄河童，呼息若斷若續地跑着。但是我因為佩服年輕河童的犧牲精神，反為讚賞他的氣力。

——哼，你在這國裏也有市民的資格。……那末，你是社會主義者麼？我當然回答說Qua，（這是河童的話，用以表示「是的」的意義。）

——那末，爲一百個凡人不惜甘心犧牲一個天才了。

——那末，你是什麼主義者呢？……有人說托克的信條是無政府主義呢。

——我麼？我是超人（直譯就是超河童。）

托克昂首放言了。這位托克在藝術上也有特別的見解。據托克的意見，藝術是不受任何支配的，是爲藝術的藝術，因此藝術家首先應該是超越善惡的超人。當然這不必是托克一河童的意見。托克的朋輩詩人們大抵有同樣的意見。我常常和托克一起到超人俱樂部去玩。敘集於超人俱樂部者爲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批評家，畫家，音樂家，雕刻家，藝術上的愛美者等等。

但是，都是超人。他們在電燈明亮的沙龍(Salon)中常常快活地談話。並且有時喜歡相互發揮那超人的態度。比如某雕刻家在大的羊齒盆植間捉住年輕的河童而玩弄其××。又有某雌小說家跳上桌子上喝完了六十瓶阿布山給別個看。不過喝到第六十瓶時，掉到桌子下面來便嗚呼哀哉了。

三
某月明之夜，我和托克攜手從超人俱樂部歸來。托克反乎平素地憂鬱起來，一句話也不說。剛好我們經過有燈光的小窗之前。窗戶裏面有夫婦似的二個雌雄河童和三隻兒子河童一起圍着食桌而坐。托克嘆息起來，突然向我講話。

——我自命為超人的戀愛家，然而看到那種家庭的樣子，也覺得羨慕呢。

——然而，這無論如何不是矛盾麼？

然而，托克在月光之下，挽着手腕不放地凝視着小窗的裏面——五個河童的和平的晚餐食桌。再過一刻然後這樣回答。

——在那邊的炒鷄子，總無論如何比戀愛是衛生的。

六

實際上河童的戀愛和我們人類的戀愛，味道相當的不同。雌河童一見上了合意的雄河童，便不管什麼手段總要抓住雄河童，最老實的雌河童便拚命的追趕雄河童。事實上我看見了瘋狂地追趕雄河童的雌河童。不，不僅只如此。年輕的雌河童用不着說，甚至於這河童的雙親和兄弟也一起的參加追趕。雄河童的確是可憐的。因為拚命逃避的結果，即使運氣好跑脫了，也要在床上一暈倒兩三個月，有一次我在家裏讀托克的詩集，忽然跑進拉布這位學生來。拉布一滾進我家裏來，便倒在地板上，氣息奄奄的說。

——不得了！我卒至被別個抱了。

我咄嗟之間掉開詩集，把門鎖起來。從鎖匙的洞口窺視時，還看見一個臉孔塗上硫磺粉末，矮矮身材的雌河童在門外徘徊着。拉布從這天起好幾個禮拜睡在我的床上。拉布的嘴並且完全腐爛而脫落了。

當然，有時候也有拚命追逐雌河童的雄河童。然而，實在這也不過是雌河童的計劃，使之不能不追逐而已。我也看見過瘋狂似的追逐雌河童的雄河童。雌河童在逃走當中，有時故意停下來，有時匍伏下來。並且到了剛好的時候，故意裝成絕望的樣子，很容易的讓雄河童捉住了。我看見的那雄河童一抱着雌河童，暫時就在那邊打滾。然而，看見他剛站起來那種可憐的樣子，說他失望麼，還是後悔呢，總之形容不出來。這還算是好的。我所看見的還有一隻小雄河童追逐雌河童。雌河童循例做她誘惑的逃走。這時候從那邊街

上有一個大河童跑來了。雌河童偶然看見這河童，便發出尖銳的聲音叫起來，——『不得了！救命呀！那河童要殺我！』當然，那大河童馬上捉着小河童，扭倒在道路中央。小河童有蹶的手向空中抓了幾下，便死掉了。然而，這時候雌河童媚笑地緊緊抱着大河童的頸子了。

我認識的雄河童都異口同聲的說被雌河童追逐過。當然有妻子巴的克也被追逐過的。並且二三次被捉住了。只有名叫馬格的哲學家（這是住在托克隔壁的河童），從來沒有一次被捉過。第一，因為比馬格醜怪的河童是很少的原故。第二，就是因為馬格整天在家很少到街上走的原故。我也常常到馬格家裏閒談的。馬格常在幽暗的房中點着七色彩玻璃的燈籠，向着高脚的桌子，只管讀厚的書。我有一次和這個馬格互論河童的戀愛。

——為什麼政府不更加嚴厲取締雌河童追逐雄河童呢？

——這第一因爲官吏裏面雌河童不多的原故。因爲雌河童比雄河童嫉妬心更強，只要多增加雌河童的官吏，雄河童被追逐的事情必比現在來得少吧。然而這個效果也是有限的。爲什麼呢，因爲官吏裏面也是雌河童追逐雄河童。

三 童。——那末，像你這樣過活的算是最幸福的了。

小 童 馬格離開椅子，握着我的手。和嘆息一道這樣說。

叢 書 ——你不是我們河童，不能怪你不理解。可是，我也會有個時候想到希望被那可怕的雌河童追逐一下呢。

七

我又和詩人托克常到音樂會去。現在仍不能忘懷的是第三次去聽的音樂會。會場的樣子和日本沒有多大不同。也是一段一段漸次高昇的席位上坐着

三四百河童，手頭都拿着 Program，一心地澄耳傾聽。第三次我到音樂會去的時候，是和托克及托克的雌河童，此外還有哲學家馬格一起，坐在最前的席位上。Cello 獨奏完了以後，一隻眼睛怪細的河童，簡單的拿着樂譜，跑上壇上來。這河童就是 Program 所說明的名喚克拉巴克的有名作曲家。Program 所說明的——不，用不到去看 Program，因為克拉巴克是托克所屬的超人俱樂部的會員，我也有一面之識。

“Lied-Crabbak”（這國裏的 Program 也大體用德文來排的。）

克拉巴克在盛大的拍手中輕輕的向我們一禮後，靜謐地走到鋼琴之前。然後一樣面暈的開始彈自作的歌曲。據托克之言，克拉巴克是這國裏所產的音樂家中前後無倫的天才。我不僅只對克拉巴克的音樂，即對於其餘技的抒情詩也感覺興趣的原故，因此熱心的傾聽鋼琴的聲音。托克和馬格當然比我更

受陶醉的吧。可是，只有那個美麗的（至少據河童之言是如此的）雌河童，只管緊緊的抓住 Program，常常不耐煩似的伸出長舌頭來。據馬格說，這因為大約在十年前要捉住克拉巴克而失敗了的原故，還念念不忘地恨着這個音樂家。

克拉巴克聚全身的情熱戰爭似的繼續彈着。這時候忽然雷鳴似的響徹會場的，是『禁止演奏』這個聲音。我被這聲音嚇得一跳，不期而迴轉頭來。聲音所自來無疑的坐在最後席位上的身長拔羣的巡捕。巡捕當我迴顧時，悠悠然坐下來，再度比上次還要大聲的怒喝了。往後——

往後就是個大混亂。『警官橫暴！』『克拉巴克！彈吧！彈吧！』『蠢才！』『畜生！』『滾你媽的蛋！』『不要讓步！』——這樣的聲音潮湧當中，椅子倒下，Program 橫飛，加上不知誰人掉的汽水瓶，石頭，咬過一

口的黃瓜落下來。我嚇得呆了，要向托克問其所以然。可是托克也興奮了似的，屹立在椅上，連續喊着『克拉巴克，彈吧！彈吧！』並且托克的雌河童不知在何時忘掉了敵意似的，也和托克一樣喊着『警官橫暴！』我不得已向馬格問『爲什麼？』

——這事情麼？在本國裏這是常見的事情。原來繪畫或文藝……馬格每逢有東西飛來便稍爲縮縮頸子，依然沉靜的說明。

——原來繪畫或文藝，任誰看起來，表現着些什麼，總明白的知道，因此本國決不施行禁止發賣或禁止展覽。反轉來禁止演奏是有的。因爲只有音樂這傢伙，不管怎樣敗壞風俗也好，沒有耳朵的河童是不會知道的。

——然而，那個巡捕有耳朵麼？

——那是疑問了。大體聽到剛才的旋律時，想到和老婆一道睡覺時心臟

的鼓動吧。

在這時刻中騷亂只有更加旺盛而已。克拉巴克向着鋼琴，傲然迴顧我們。然而不管怎樣在傲然，許多東西飛來的時候却不能不避開。因此，隔兩三秒鐘總要改變那種態度。不過大體上總算保持着大音樂家的威嚴，細眼悽厲地光輝着。我——我也當然為避開危險拿托克來作擋箭牌。可是，為好奇心所驅使，還熱心的和馬格繼續談話。

——這樣的檢查不太野蠻嗎？

——那裏的話，這比任何國家的檢查都來得進步呢。請看××吧，剛好一個月前……

剛在這樣講的途中，可惜馬格的腦袋被空瓶打中了，Quack（這只是間投詞而已）的叫一聲便氣絕了。

很奇怪的，我還喜歡玻璃公司總經理的格爾。格爾是資本家中的資本家。

大抵這國中再沒有一隻河童有格爾那樣的大肚子的。左右伴着荔枝似的老婆和黃瓜似的兒子，坐在安樂椅子上，這可算是幸福自身了。我常常被裁判官和紮克帶到格爾家裏去吃晚飯。又得格爾的介紹到格爾和格爾的朋友有多少關係的工廠參觀去了。這許許多多的工廠中，特別使我有興趣的是書籍製造公司的工廠。我和年輕的河童工程師一道進工廠裏去，看見用水力電氣為動力的大機器時，纔驚嘆河童國裏機器工業有如此的進步。據說這裏一年間製造七百萬部的書。然而，驚奇的不在乎書籍的部數，而是製造這麼多的書却不用麻煩的手續這回事。因為此國製造書籍，只要從機器的漏斗形的口放進紙和墨水和灰色的粉末就夠了。這些原料放進機器裏面去時，不到五分鐘便造成菊版，四

六版，菊半截版等等無數的書籍。我看着如瀑布流下來的種種書籍，向迴過頭來的河童工程師問這灰色的粉末是什麼。工程師仍站在發黑光的機器前，不高興似的回答。

三——這個麼？這是驢馬的腦髓，只乾燥它一次，使之成爲粉末，那就夠了。時價一噸爲二十三錢。

小 當然像這種工業上的奇蹟不只發生於書籍製造公司。繪畫製造公司，音樂製造公司，也有同樣事情發生。據格爾說這國裏平均一個月發明七八百種機器，一切都靠人工而能大量生產。因此開除職工亦不下四五萬個。可是，在這國裏，每日看新聞，從來碰不到有一次罷工這樣的字樣。我覺得奇怪，有一次和柏布，紮克一道在格爾家裏喫晚飯，就借這機會尋問這事實。

——這因爲全部吃掉了的關係。

格爾飯後咬着雪茄很簡單的這樣說。然而「吃掉了」是作何解釋呢，我不明白。帶鼻眼鏡的紮克看出我不明白，從旁加以說明。

——把職工都殺掉了，其肉用作食料。請看這裏的報紙吧。本月剛好開除了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個職工，因此，肉也便宜了這許多。

——職工被殺不反抗麼？

——騷擾起來又有什麼辦法呢，這裏有職工屠殺法的法律。

這是在楊梅盆植後面皺着臉的柏布的話。我當然覺得不快。可是，主人公的格爾自不用說，柏布和紮克也都以為是應該如此似的。紮克笑着並帶嘲諷似的向我說。

——總之，由國家來省略餓死或自殺等手續而已。只要輕輕的嗅一下毒氣，別無多大痛苦的。

——然而，吃他們的肉，那未免……

——不要開玩笑。馬格如果聽到了，又會捧腹大笑呢。你們國裏不是使第四階級的姑娘們當賣淫婦麼？憤恨吃職工的肉，這是感傷主義呀。

三 聽着這樣交談的格爾，把手邊桌子上的一碟肉麵包勸我吃，恬然這樣說。
——怎樣？請吃吧。這也是職工的肉。

小 我當然辟易了。不，那只這樣。留下柏布和紮克的笑聲在後面，我從格爾家裏的客堂跑出去了。剛好是萬家的天空上，毫無星斗的陰霾夜裏。從黑暗中，我在回家的途中，沒有間斷地嘔吐了。在黑暗中也看得清清楚楚地流動的嘔吐。

九

然而，玻璃公司總經理的格爾不失為和藹的河童。我常常和格爾一道到他

所屬的俱樂部去，快樂地消遣晚上的光陰。這首先因為這個俱樂部比之托克所屬的超人俱樂部舒服得多的原故。並且格爾的談話雖然不比哲學家馬格那樣深刻，但能夠使我看到完全新的世界——廣闊的世界。格爾常常常用純金茶匙攪着咖啡茶杯，快活地談着種種事情。

有一次在濃霧的晚上，我隔着滿插冬薔薇的花瓶聽着格爾的談話。我記得這確是舍舍醒式的房子，房子全部自不用說，即椅子桌子也是白色的上面滾着細金邊。格爾今晚特別高興似的。滿面帶着笑容，談着剛好最近取得天下的 Quorax 黨內閣的事情。Quorax 這個字只是無意義的驚嘆詞，因此只能譯作「哎呀」而已。總之，這是標榜為「河童全體利益」的政黨。

——支配 Quorax 黨者是有名政治家洛伯。『正直是最良的外交，』這是比士馬克的話吧。洛伯並且把正直施行於內政。……

——可是，洛伯的演說……

——聽我的話吧。那演說當然都是撒謊。可是誰都知道這是撒謊，結果和正直沒有什麼分別。一概把它看作撒謊，這只是你們的偏見。我們河童不像你們……，不過這倒可以不去管它。我要講的是洛伯的事情。洛伯支配着 Quorax 黨，而支配洛伯者又是 Pou-Fou 新聞的（“Pou-Fou”也是無意義的驚嘆詞，勉強要翻譯麼，只好譯為「嗚呼」而已。）社長膾膾。然而，膾膾他也不能算是他自己的主人，支配着膾膾者就是在你面前的格爾。

——可是……或許我講話太放肆了，Pou-Fou 新聞是同情工人的新聞呢。它的社長却受你的支配，這是……

——Pou-Fou 的記者當然是同情工人的。可是支配記者們的除膾膾之外當然沒有其他的人。而這位膾膾却不能不請我作後臺老闆。

格爾依然微笑着，把純金的茶匙玩弄起來。我曉得格爾是這樣一個河童的時候，我感覺到的不是憎惡格爾，却是對Pou-Fou新聞記者發生的同情。這樣一來，格爾好像由我的緘默即時感到這種同情似的，鼓起大腹這樣說。

——那裏的話，Pou-Fou新聞的記者們也不見得全部是同情工人的。至少我們河童是這樣的，我們同情我們自己比同情任何人為重大。……可是更麻煩的就是這位格爾也受他人的支配。你以為這是誰？這就是我的妻子，美麗的格爾夫人。

格爾大聲的笑起來了。

——這毋寧說是幸福呢。

——總之我是滿足的。不過這也只有在你面前——只有在不是河童的你的面前，纔能夠坦白的告白出來呢。

——那末，歸根 QUORAK 內閣是受格爾夫人支配着的了。

——那……也許可以這樣說吧。……七年前的戰爭確是因為某一雌河童而起的。

三 ——戰爭？這國裏也有戰爭的麼？

道 ——那裏沒有呢！將來什麼時候有呢也說不一定。因為既然有隣國，：

小 我實在這時候纔知道河童國不是孤立的國家。據格爾所說，河童常以獺
 叢 爲假想敵。而且獺也具有不弱於河童的軍備。我對於河童對獺開戰的故事感
 書 覺了不少興趣。（因為河童的強敵有獺，這樣的事情不僅只是水虎考略的著
 者，即山島民譚志的著者柳田國男先生也不知道的新事實。）

——那戰爭未發之前，兩國當然不怠地互相窺視着。因為雙方都一樣的
 恐怖着自己的對手。這時候有一個在此國的獺訪問某河童夫婦。而這雌河童

却蓄心要謀害自己丈夫的。因為丈夫是游手好閒的放蕩者。並且買有生命保險也許是一個誘惑。

——你認識這對河童夫婦麼？

何
唔……不，只認識雄河童。我老婆簡直把這河童看成惡人一樣。可是據我看來，與其說是惡人，毋寧說是怕被雌河童捕捉的富有被害妄想的狂人。……那雌河童把青化加里放在丈夫的可可茶杯中。不曉得出了什麼岔子，被客人的獺喝掉了。獺當然死掉了。往後……

——往後變激成戰爭麼？

——是的，因為恰巧那獺是有勳章。

——戰爭那邊打勝了？

——當然是本國打勝。三十六萬九千五百個河童們因此而勇敢地戰死了

。然而，比之敵國，這個程度的損失，不算什麼一回事。這國內一切的毛皮大抵都是獺的毛皮。在那戰爭的時候，除製造玻璃外，我也送石灰殼到戰地去。

三 ——石灰殼有什麼用處呢？

道 ——當然用來作糧食。因為我們河童餓肚子的時候，一定什麼都拿來小吃的。

叢 ——這……請你不要生氣。這對於戰地中的河童們，……在我們國裏是害醜聞呢。

——在這國裏也是醜聞呢。然而，我們自身這樣說出來，誰都不以為醜聞了。哲學家馬格不這樣說麼？『汝之惡，汝自說之，惡自消滅。』……況且我謀利而外，愛國心也在燃燒着的。

剛好那邊進來了這俱樂部的當差。當差向格爾行禮後像朗讀似的這樣說。

——貴府的隔壁失火了。

——火——失火！

格爾驚慌的站起來。我當然也站起來了。然而當差很鎮靜的加上這樣的話。

——可是已經撲滅了。

格爾看着當差跑出去。表情近乎帶哭帶笑的樣子。我看見這樣一個樣子，覺得我極其憎惡這個玻璃公司總理。這時候站着的格爾並不是什麼大資本家，只是普通的一個河童。我從花瓶中拔出冬薔薇花來放給格爾的手裏。

——火災雖然消滅了，尊夫人總不免吃虛驚吧。把這個拿回去吧。

——謝謝你。

格爾和我握手。然後忽然破顏一笑，輕輕的告訴我。

——隔壁因為是我的屋子，火災保險金總可以拿得到。

我現在還記得這時候格爾的微笑——這是不能輕蔑也不能憎惡的微笑。

十

——爲什麼了？今天不是又怪憂鬱的麼？

這是發生火災的翌日。我銜着紙煙向坐在我客堂椅子上的學生拉布這樣說。拉布把右脚放在左脚上，爛嘴也看不出似的，喪心地只看着地板上面。

——拉布君，究竟幹麼了？

——不，沒有什麼，只是無聊的事情。

拉布纔舉起頭來，發出悽愴的鼻音。

——今天我看着窗外，無意中『呀，捕蟲草開花了』的說出來。這樣一

來，我的妹妹忽然變了顏色，『橫豎我是捕蟲草呀，』的便亂罵起來。加上我母親是非常偏護妹妹的，她也來罵我。

——爲什麼說捕蟲草開花了，你的妹妹便生氣呢？

——那大體是捕捉雄河童的意思吧。和母親感情不和的叔母也加入吵架裏面來，更加鬧得厲害了。並且終年醉酒的父親聽到這樣的吵鬧，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逢人便打起來。這事還沒有了結當中，我的弟弟乘機偷了母親的錢包，立刻就跑去電影或什麼去了。我……我真是……。

拉布埋臉在兩手中，不說什麼地哭起來了。我當然同情他，同時，又想

——這是什麼地方都有的事情。勇敢一點好了。

——可是……可是，假使我的嘴沒有爛……。

——這只有達觀了。喂，到托克家裏玩玩去吧。

——托克先生鄙視我呢。我不能夠像他那樣大膽的棄掉了家庭。

——那末，到克拉巴克君家裏去吧。

三 我因爲自那次音樂會以來，和克拉巴克也結交了，總之，我決定帶拉布
通 到那大音樂家的家裏去了。克拉巴克比之托克，生活更爲奢華。這也不是說
小 像資本家格爾那樣奢華。不過有種種的古董——滿處陳列塔那格拉玩具，波
叢 斯陶器的房子裏，擺着土耳其風的長椅子，在克拉巴克自己的肖像之下，常
書 有小孩子在玩着。然而，今天不曉得什麼原故卷起兩腕在胸前，怒容滿臉的
坐着。並且脚下面撒滿一地的紙屑。拉布本來和托克一道常見過克拉巴克的
，可是，看見這個樣子有點怕起來似的，丁寧地行個禮，便一聲不響的坐在
房子的一角。

——幹麼了，克拉巴克君？

我向大音樂家這樣問，並不講什麼寒暄話了。

——還幹什麼！批評家的蠢才！他說我的抒情詩比不上托克的抒情詩呢。

何

——可是。你是音樂家呀，……

——單只這樣還可以忍耐。他還說我比之洛克便不值為音樂家呢。

章
所謂洛克者，便是常與克拉巴克相比擬的音樂家。可惜因為不是超人俱樂部會員的關係，我和他還沒有講過一次話。可是那嘴脣卷起來不像常人的尊容常在照片中看見過。

41
——洛克當然也不失為天才。可是洛克的音樂却沒有充實於你的音樂裏面的近代的情熱。

——你當真這樣想麼？

——當真的。

克拉巴克馬上跳起來，抓住塔那格拉玩具，用勁掉在地上。拉布相當害怕似的叫起來，打算開溜了。然而，克拉巴克向拉布和我說『不要怕』似的作個手勢，然後冷靜的這樣說。

——這因為你也像俗人似的沒有耳朵的原故吧。我怕洛克。……

——你？不要裝作謙虛的樣子吧。

——誰裝作謙虛的樣子？第一，如果能夠在你們面前裝樣子，我可以在批評家面前裝樣子。我——克拉巴克是天才！這一點我不怕洛克。

——那末你害怕什麼呢？

——怕那種不知真相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支配着洛克的星。

——我總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末，這樣講便明白了。洛克不受我的影響，可是，我無形中却受他的影響。

——那因為你的感受性……。

——聽吧，聽吧。感受性等等不成問題的。洛克能夠滿足作他所能作的
事情。可是，我常是焦躁。從洛克看來，這或許是一步之差也不一定，可是
在我看來這是十哩之差了。

——可是，先生的英雄曲……。

克拉巴克把細眼更加縮細，討厭似的睨視拉布。

——不要響。你這樣的人懂得什麼？我理解洛克，比之平身低頭於洛克的
的狗才們還要理解他。

——安靜點吧。

——如果能夠安靜……我常這樣希望的。——我們所不知道的某種存在，為嘲笑我——嘲笑我克拉巴克，因此把洛克放在我的前面。哲學家馬格，這樣的事情他都知道。雖則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在彩玻璃燈籠下讀他的古書。

——為什裏呢？

——看最近馬格所寫傻子的話這本書吧。

書 業 小 道 三
——克拉巴克給我——毋寧說丟給我一本書。然後又卷起手腕來，冷淡的說。

——再會吧。

我和頹喪的拉布一道再跑到街上來了。過路人雜沓的街上依然在毛生樺街樹蔭下擺着種種的攤子。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講，緘默的走着。路上看見長

髮詩人托克走來。托克看見我們，便從肚子的袋中拿出手巾揩幾下臉孔。

——噢，很久不見。我長久沒有碰到克拉巴克，打算去找他。

我不想把藝術家的吵架的事，婉曲地告訴托克，只說克拉巴克如何如何地不高興。

——是這樣麼？那不去了。因為克拉巴克有點神經衰弱。……我這兩三星期也睡不着。

——和我們一道散散步，怎麼樣？

——不，今天失陪了。哎唷！

托克叫起來，馬上抓着我的手腕。身體着流冷汗。

——爲什麼了？

——爲什麼了？

——那汽車的窗裏好像有一隻綠色猴子伸出頭來似的。

我耽心起來了，勸他還是叫紮克醫生看看好了。可是，托克不管人家怎樣勸他，總沒有答應的樣子。並且猜疑地看看我們的樣子，說出這樣的話來。

三 ——我決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這點請不要忘記了。那末，再會。紮克這
通 些人誰要看他！

小 我們茫然自失的站着，看着托克的背影。我們——不，不是「我們。」
叢 學生拉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站在街路中央張開兩腳從胯下看着絡繹不絕的
書 汽車和行人。我以為這個河童發瘋了，慌忙的把拉布拖起來。

——不要開玩笑，你在幹麼了？

然而，拉布搓搓眼睛，怪沈靜的回答。

——不，因為太過憂鬱了，所以倒轉來看看世界的樣子。可是，也是一

樣的。

十一

這是哲學家馬格所著傻子的話裏面的幾章。——

× × ×

傻子常常相信他以外的人都是傻子。

× × ×

我們之所以愛自然者，也許因為自然不憎惡不嫉妬我們。

× × ×

最聰明的生活是一面輕視着一時代的習慣，而又絲毫不破壞它的生活。

× × ×

我們最要矜誇的只是我們所沒有的東西。

誰都不反對破壞偶像。同時誰也不反對成爲偶像。然而能夠安心坐在偶像的臺座上的，是最受神的恩惠的人——傻子，惡人，英雄。（這章上有克
 拉巴克的爪痕。）

小 我們生活所需要的思想，或許在三千年前已經完了。我們只在舊柴上加
 叢 以新餒而已。

書 我們的特色以超越我們自身的意識爲常習。

如果幸福伴着苦痛，和平伴着怠倦，——？

辯護自己比之辯護他人為難。你不相信就請看律師吧。

x

x

x

x

x

x

矜誇，愛慾，疑惑——三千年來一切罪惡從這三者發生。同時，大抵一切德行也是。

x

x

x

減少物質的慾望未必得到和平。我們為得到和平不能不也要減少精神的慾望。（這章上也有克拉巴克的爪痕。）

x

x

x

我們比人類是不幸的。人類沒有河童那樣開化。（我讀這章時，不禁失笑。）

● × × × × ×

作的事情就是能作的事情，能作的事情就是作的事情。我們的生活畢竟不能離開這樣的循環論法——始終於不合理之中。

三

×

×

×

通

波杜列爾變成白癡以後，他的人生觀只以一語——女陰一語表白出來。

小然而，說明他自身的話，未必是這樣說的。反為，因為信賴他的天才——足

叢以維持他生活之詩的天才，却忘記了肚皮一語。（這章也有克拉巴克的爪痕

書
。）

×

×

×

如果始終於理性，我們當然不能不否定我們自身的存在。把理性看做神的倭爾德爾之所以能幸福地活過一世，就是人類沒有河童那樣開化的證明。

有一天比較寒冷的下午。我因為讀厭了傻子的話，便出來找哲學家馬格去。在寂寞的街角上，有一隻瘦得像蚊子似的河童，果然靠着牆壁。這分明是從前偷跑我的自來水筆的河童。我以為再好沒有了，便叫住剛好經過的犍猛的巡捕。

——請檢查那河童一下。因為那河童剛在一個月前偷跑了我的自來水筆。

巡捕右手舉起棍棒（這國家的巡捕不帶劍却帶水松的棒，）向那河童「喂」的叫一聲。我想那河童或許會跑掉了。可是，意外鎮靜的跑到巡捕面前來。並且卷起手腕，傲慢似的樣子注視我和巡捕的臉孔。巡捕却不生氣，從肚子上的袋中拿出簿子來，即時開始審問。

——你的名字呢？

——古爾克。

——職業呢？

——兩三天前是郵政工人。

——好了。可是據這人的申告，說你偷跑了他的自來水筆呢。

——是的，一個月前偷了的。

——爲什麼原故？

——要給小孩子作玩具。

——這個小孩子呢？

——巡捕纔用銳利的眼光注視對手的河童。

——一個禮拜前死掉了。

——死亡證書有麼？

瘦河童從肚子上的袋裏拿出一張紙來。巡捕過目一下，便笑容可掬拍拍對手的肩膀。

——好了，麻煩你了。

我呆呆自失的看着巡捕的臉孔。並且瘦河童在這時候口裏念念有詞地去了。我纔醒悟起來，便這樣問巡捕。

——爲什麼不捉住那河童呢？

——那河童是無罪的。

——然而，偷跑了我的自來水筆是……

——因爲要給小孩子作玩具呀。然而，小孩子死掉了。如果有什麼不明白，請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好了。

巡捕這樣一說完，便跑到旁的地方去了。我沒有辦法，只好在口中反復唸着「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趕急跑到馬格家裏去。哲學家的馬格是好客的。這次在幽暗的房子裏，聚着裁判官的柏布，醫生的紮克和玻璃公司總理的格爾等人，在七色彩玻璃的燈籠之下，氤氳着煙草的煙。裁判官的柏布也在這裏，對我是最方便不過了。我一坐下椅子上來，便向柏布尋問，省得去查刑法一千二百八十五條。

——柏布君，恕我唐突，這國裏是不罰罪人的麼？

柏布先把金口紙煙的煙悠悠地吹出來，然後不高興地回答。

——當然罰的，甚至於處死。

——然而我在一個月前……

我委細說明過後，便問所謂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的事情。

——哼，這條是這樣說的。——『不論觸犯如何罪狀，倘使罪狀發生之事實消失後，不得處罰該犯罪者，』從你這事件說來，那河童以前是為父者，現在已經不是父親了，罪狀自然要消滅。

——那太不合理了。

——不要開玩笑了。把以前是父親的河童和現在是父親的河童同一看待，纔是不合理呢。不錯，不錯，你們的法律是同一看待的。從我們看來那太滑稽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柏布丟去紙煙，發生無力的嘲笑。這時候和法律少有因緣的紮克發言了。紮克把鼻眼鏡稍為移正一下，向我質問。

——貴國也有死刑麼？

——當然有的。我們是用絞刑。

我因為對於裝成冷淡樣子的柏布有了點反感，乘這機會給他諷刺。

——這國裏的死刑總比貴國來得文明些吧。

——當然來得文明些。

柏布依然鎮靜地說。

三
——這國裏不用絞刑那些東西。有時候也會用電氣。可是大抵連電氣也

小
不用，只把罪名告訴犯人便了。

業
——單只這樣，河童會死麼？

——當然死的，我們河童的神經作用比你們來得微妙呢。

——這不僅只用於死刑，殺人也用這個手段……

總理格爾被彩玻璃的光染得滿臉紫色，作和藹的笑容。

——我上次因為被一個社會主義者說「你這傢伙是強盜，」差不多要起

心臟麻痺。

——這好像比我們預想來得多呢。因為我認識的一個律師也因此死掉了的。

河
我迴轉頭來看見插嘴進來的河童——哲學家的馬格。馬格依然和平常一樣，露出諷刺的微笑，誰也不看地說。

童
——那河童被人說是田蛙——當然你也知道的吧，這國裏被人稱為田蛙就是畜生的意思。——我是田蛙麼？我不是田蛙麼？在每天這樣想的當中，那河童卒至死掉了。

——歸根是自殺了。

——不過說那河童是田蛙的那傢伙是打算殺他而這樣說的。從你們的眼睛看來，這也稱為自殺……。

剛好馬格這樣說的時候，突然在這房子牆壁的那邊——確是詩人托克的家裏，尖銳的手鎗聲一響，反撥空氣似的傳達過來。

十三

三 我們趕到托克家裏去了。托克右手抓住手鎗，頭的碟子上流着血，仰倒在高山植物的盆植中。旁邊有雌河童一隻，埋頭在托克的胸膛中，大聲哭泣。我抱起雌河童（本來我是不大喜歡撫摩河童的溼黏黏的皮膚的），問她『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曹 不曉得爲什麼原故。寫着東西的時候，忽然拿起手鎗向腦袋便打。

呀，我怎樣好呢？QUI-I-I-I-I QUI-I-I-I-I。（這是河童的哭聲。）——總算是托克君太過固執的結果了。

玻璃公司總經理的格爾悲傷地搖搖頭向裁判官的柏布這樣說。然而柏布一

聲不響，點着金口的紙煙。一直跪下檢查托克傷口的醫生紮克，不改那醫生的態度，向我們五人宣言了（其實是一人和四個）。

——已經不救了。托克君本來是有胃病的，單只這個關係也容易變成憂鬱的。

——可是他在寫着東西呀。

哲學家的馬格像辯解似的獨自在講話，從桌子上拿起一張紙。我們都伸長頸子來（不過我是例外），從馬格廣闊的肩膊看那張紙。

『有谷有谷隔塵世，

巖石聖潔山水清。

藥草花開來淑氣。』

馬格回顧我們，帶着微微苦笑的說。

——這是哥德迷娘曲的剽竊呢。這樣看來，托克君之所以自殺連作詩人都感着疲倦的原故吧。

偶然乘汽車來的是音樂家的克拉巴克。克拉巴克看見這個光景，暫在門口一下。然後跑近我們的前面來，怒罵似的向馬格說。

——這是托克的遺書麼？

——不，這是最後寫的詩。

——詩？

依然還是鎮靜，馬格把托克的詩稿交給頭髮豎起的克拉巴克。克拉巴克不看周圍的事情，熱心的讀詩。並且對於馬格的話，差不多不給他回答。

——你對於托克君之死怎樣想？

——有谷有谷，……我或許也要死的，……隔塵世。……

——但是你也是托克君的一個好朋友呀。

——好朋友？托克常是孤獨的。……隔塵世，……只可惜托克，……巖石聖潔……

——只可惜？

——山水清，……你們是幸福的。……巖石聖潔。……

我因為同情還在啜泣的雌河童，輕輕扶着她的肩膀，帶到房子一角的長椅子上。那邊有一個二三歲大的河童，什麼也不知道的在笑着。我代替雌河童照顧小河童。這樣一來我覺得我眼睛上湛着眼淚。我自從住在河童國內以來，流眼淚的事情，前後只有這一次。

——可是，和這樣固執的河童一道生活的家族太可憐了。

——對了，一點也不想想後來的事情。

裁判官的柏布仍舊點着新的紙煙，回答資本家格爾的話。這時候使我吃驚的是音樂家克拉巴克的高聲。他抓着詩稿，不一定向誰人地便叫起來。

——好極了！很好的送葬曲可以編成了。

三 克拉巴克的細眼閃着光，和馬格握一握手，一溜煙跑到門口去了。當然，這時候許多鄰舍的河童都早集攏在托克的門口來，珍奇地張望着這家裏。小然而，克拉巴克拚命的向左右推開一條路，便跳上汽車去了。同時，汽車發出爆音，倏忽不知去向。

——喂，喂，不許這樣張望。

裁判官柏布代替巡捕趕開許多河童，然後關起托克家裏的門。房子裏面因為這個原故吧，忽然靜謐起來了。我們在這個靜寂裏面，——在高山植物的花香雜着托克的血腥裏面，商量後事。可是哲學家的馬格看着托克的屍骸

，呆然在想着什麼似的。我拍拍馬格的肩問他在想什麼事情。

——想着河童的生活這事情。

——河童的生活怎麼樣呢？

——我們河童總無論如何爲完成河童的生活。……

馬格有些少慚愧似的。細聲地補充着說。

——總之要相信我們河童以外的某種力量。

十四

使我想起宗教這東西便是馬格這句話。當然我是物質主義者，因此從來沒有一次認真的想過宗教。可是，這時候因托克之死受了某種刺激，因此想起究竟河童相信那種宗教的事情。我馬上向學生拉布詢問這問題。

——有基督教，佛教，穆罕默德教，拜火教等等。最有勢力的要算是近

代教，也叫作生活教。（或許生活教這個譯語不適當亦未可知。原文是 *Of emocha*。Cha 就是英文的 *ism* 的意義。 *Quemoo* 的原形 *Quemat* 的翻譯，不是簡單的「過活」的意義，實有「吃飯，飲酒，做……」的意義。）

三 —— 那末，這國裏也有教會，寺院等等的了！

通 —— 你不是在鬧笑話麼？近代教的大寺院是這國裏第一個大建築呢。怎麼樣，去看看麼？

叢 一個溫暖的陰天的下午，拉布和我一道到大寺院去。不錯，這是有尼可書拉堂十倍大的大建築。並且這是把一切建築樣式集成起來的大建築。我站在這大寺院之前，眺望高塔和圓屋頂時，心裏感覺一點害怕。實在這些東西好像向天空伸出來的無數觸手似的。我們站在門廊前，（和門廊比起來，我們的身體多麼渺小呢！）暫時仰視那與其說是大建築，毋寧說是近乎怪物的大

寺院。

大寺院裏面也非常廣大。在可林特風圓柱矗立之間，有幾個遊人在走着。可是，這些人也像我們一樣看得非常渺小。途中我們遇見一個彎着腰的河童。拉布便向這河童點一下頭，然後叮嚀地這樣說。

——長老，祝你健康。

對手的河童行禮後也叮嚀地回答。

——哦，拉布先生麼？你也……（要講下去，忽然不能繼續的原故，大約因為注意到拉布嘴脣爛了的關係吧。）……總之，身體好像很好的樣子。今天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今天帶這位先生來玩玩。這位先生你也知道的……

繼着拉布就滔滔的說明我的事情。這也像是在辯明拉布不常到這大寺院

來似的。

——順便想請你向這位先生說明說明。

長者和藹地微笑着，首先向我應酬一下，悠閑地指着正面的祭壇。

三 ——說明恐怕也沒有什麼用處。我們信徒所禮拜的在祭壇正面者爲「生命之樹。」像你所看見似的，結着金色和綠色的果實。那金色果實叫作「善果，」那綠色果實叫作「惡果。」……

叢 這樣說明下去，我已經厭倦了。雖則是長者的話，也覺得是陳舊的比喻。我當然裝作熱心聽的樣子，可是常常不忘偷偷的瀏覽大寺院的內部。

可林特風的柱，哥特風的穹窿，阿拉比亞風的格子花樣地板，模擬舍舍醒的祈禱臺，——這些東西所造成的調和具有怪野蠻的美。可是引起我注意的兩旁龕內的大理石像。我似乎認識這些像。這是有原故的。那彎着腰的河

童說完「生命之樹，」便帶我和拉布到右側龕前，對於龕內的半身像加以這樣說明。

——這是我們聖徒之一人——背叛一切東西的聖徒史特林堡。這位聖徒，說是經過許多苦悶的結果，後來被史維登堡的哲學解脫了。其實並沒有被解脫。我們只能這樣解釋——這位聖徒也和我們一樣相信生活教的。請看這位信徒留給我們叫作傳說這本書吧。這位聖徒也是自殺未遂者，這是聖徒自身告白出來的。

我稍為憂鬱起來，眼睛移到其次的龕去。第二龕內的半身像是鬍子粗大的德國人。

——這是查那特斯托那的詩人尼采。這位聖徒向他自身所創造的超人求解脫。可是，一樣並沒有解脫而發瘋了。如果不是發瘋了，或許不能奉為聖

徒亦未可知。……

長老稍為緘默後，引我們到第三龕前。

——第三個就是托爾斯泰。這樣聖徒比任何人都來得苦行。因為他本來是三貴族，因此不喜歡把自己的痛苦給富於好奇心的公衆看。這位聖徒要努力信仰事實上相信不來的基督。不，甚至於公開宣言在信仰着似的。可是到了晚小年，再不堪做悲壯的撒謊者了。這位聖徒常常對於書齋感覺恐怖，是很出名的。可是，已經算在聖徒的數目內，當然是沒有自殺的。

書 第四個龕內的半身像是一個日本人。我看見這個日本人的臉孔時，的確感覺可愛。

——這是國木田獨步，透徹理解被轆死工人的心理的詩人。可是，對於你是用不着多加以說明的。請看第五個龕裏吧。

——這不是圭格那麼？

——是的。是國王的朋友而又是革命家。聖徒圭格那在晚年，甚至食前也做祈禱。可是，當然不是基督教而是生活教信徒之一人。據圭格那留下來的信札，人世苦不知多少次驅使這位聖徒到死的面前。

我們這時已經站在第六龕的面前了。

——這是聖徒史特林堡的朋友。他是丟了有許多孩子的髮妻而另娶十三四歲泰蒂女人，商人出身的法國畫家。這聖徒的粗血管內流着海員的血。可是請看嘴唇吧，留有砒素似的痕跡。第七個龕內的是……，你已疲倦了吧。那末，請到這邊來吧。

我實在疲倦了，便和拉布一道跟着長老，沿着香氣的走廊進一房子裏去。在這小房子一隅，黑色威納斯的像下，供着一球野葡萄。我預想僧房是毫

無裝飾的，因此却感覺意外。長老好像從我的表情看出我這樣的心理似的。還沒有讓坐以前便兼半難為情似的向我們說明。

——請不要忘記我們的宗教是生活教。因為我們的神……「生命之樹」的教訓是「充實的過活。」……拉布先生你近來曾讀過我們的聖書沒有？

道——不，……我差不多沒有讀過。

小 拉布搔搔頭上的碟子，忠實地回答。可是，長老依然靜謐地微笑。繼續
叢 說下去。

書

——這樣當然不會理解的。我們的神在一日中造成了這世界。（「生命之樹」雖然是樹，但是無所不能的。）並且造成了雌河童。雌河童太無聊了，要求着雄河童。我們的神憐憫這個歎息，取出雌河童的腦髓，造成雄河童。我們的神給二種河童祝福說『吃吧，……吧，充實的過活吧。』

我在長老的說話中想起詩人托克。詩人托克不幸的和我一樣是無神論者。我因為不是河童，不知道生活教，還可以說得過去。可是生在河童國裏的托克是早知道「生命之樹」的。我憐憫不服從這教訓的托克之死，因此，打斷了長老的話，搶着說托克的事情。

——哦，那可憐的詩人！

長老聽了我的話，漏出深長的歎息。

——決定我們命運的就是信仰，境遇和偶然而已。（當然，你們會把遺傳算進去的吧。）可惜托克先生沒有信仰的心。

——托克羨慕你吧。不，我也在羨慕着你。像拉布君年紀還輕……

——只要我的嘴脣還是好的，也或許我會是樂天的也未可知。

長老被我們這樣說過後，又長嘆一聲。並且眼睛湛着眼淚，凝視着黑色

的威納斯。

——我實在……這是我的秘密，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我實在也不能夠信仰我們的神。可是，總有時候我的祈禱……

三 長老剛好這樣講的時候，突然房門開了，忽然衝出一個大雌河童，撲向長老去。我們當然要掣止雌河童，可是雌河童咄嗟之間把長老投在地下。

小 ——這者不死的！今天又從我錢包裹偷了喝酒錢。

業 過了十分鐘後，我們實在差不多像逃走似的離開那老夫婦，跑下大寺院的門廊。

——那個樣子，那位長老也不見得會信仰「生命之樹」吧。

暫時沉默地跑了一程後，拉布向我這樣說。我沒有回答，只回轉頭來看大寺院。大寺院的高塔和圓屋頂依然像無數的觸手似的伸向陰霾的天空。瀰

漫着如發現於沙漠天空上的蜃樓似的恐怖。

十五

大約一星期過後，我偶然聽到醫生紮克的稀奇的話。因為說是托克家裏有幽靈出現。最近那雌河童早已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朋友的詩人家裏亦變成相師師的工作室。要在這工作室照相，托克的丰采無形中必定映在客人的

河

後面。當然紮克是物質主義着，不相信死後生活這回事的。現在說到這事情的時候，也露着惡意的微笑，加以這樣的解釋：『也許靈魂這東西也是物質的存在。』我之不相信幽靈和紮克是一樣的。可是因為對於詩人托克有好感的關係，馬上跑到書店裏去，買得登載着關於托克的幽靈的記事或托克的幽靈相片的新聞和雜誌。的確，看着些相片的時候，總有一個像托克似的河童朦朧地發現於男女老幼河童之後。可是使我驚奇者不是托克的幽靈相片而是

童

關於托克幽靈的記事——特別是關於托克幽靈的心靈學協會的報告。我相當逐字地翻譯了這報告，下面發表其大略。可是括弧內的是我自己的註解。

三 關於詩人托克君的幽靈的報告。（心靈學協會雜誌第八千二百七十四號通所載。）

小 我們心靈學協會在先前自殺了的詩人托克君之舊居，即現在某某照相師兼工作室的口口街第二百五十一號，召集了臨時調查會。列席會員如下。（姓名從略。）

我們十七名會員和心靈學協會會長柏克。帶同我們最信賴的美迪安何甫夫人一道，於九月十七日上午十時三十分，集合於該工作室。何甫夫人一進這工作室，便已經感到心靈的空氣，全身引起痙攣，嘔吐至四次。據夫人之言

，這因為這位詩人托克君嗜好強烈煙草的結果，其心靈的空氣亦含有尼可丁的原故。

我們會員和何甫夫人一道圍着圓桌默坐。夫人在三分二十五秒後，陷入極急激的夢遊狀態裏，並為詩人托克君的心靈所依附。我們會員按着年紀順序，開始向依附於夫人身上的托克君心靈作如左的問答。

問 你為什麼化為幽靈出現？

答 為的是要知道死後的名聲。

問 你——或心靈諸君死後仍要名聲麼？

答 至少我個人是不能不要的。可是我所邂逅的一個日本詩人他卻輕視死後的名聲。

問 你知道那詩人的姓名麼？

答 可惜忘記了。只記得他喜歡做的十七字詩一章。

問 那詩是什麼？

答 『青蛙跳進古池的聲音。』

問 你以為這詩是佳作麼？

答 我不以為是拙作。只有「青蛙」如能改成「河童，」那更加精采

小了。

業 問 為什麼原故呢？

答 因為我們河童痛切地要在一切藝術中找河童的原故。

這時候會長柏克氏向我們十七名會員加以注意，說這是心靈學協會的臨時調查會而不是文藝批評會。

問 心靈諸君的生活如何？

答 和諸君的生活無異。

問 那麼，你後悔你自己的自殺麼？

答 不一定後悔。我厭倦心靈生活時，可以拿起手鎗來自活。

問 自活是容易的麼？

托克君的心靈另提起問題來回答這質問。這對於托克君的朋友是很自然的應酬。

答 自殺是容易的麼？

問 你們的生命是永遠的麼？

答 關於我們的生命，諸說紛紛不可置信。好在我們裏面也有基督教，佛教，穆罕默德教，拜火教等諸宗，請勿忘記此事。

問 你自己信仰的呢？

答 我常是懷疑主義者。

問 可是，你至少不會懷疑心靈的存在吧？

答 不能像諸君一樣確信。

問 你的朋友有多少呢？

答 我廣交古今東西的朋友，數不下三百。其著名者如克萊斯脫，邁連

小達，威寧格爾。……

問 你的朋友只是自殺者麼？

答 不一定是的。如辯護自殺的蒙德紐似的是我畏友之一。不過我和不

自殺的厭世主義者——叔本華等人是不往來的。

問 叔本華健存麼？

答 他現在建立心靈的厭世主義，討論着自活之正否。可是知道了虎列

刺也是黴菌病，覺得很安堵的樣子。

我們會員繼續質問了拿破崙，孔子，杜斯特愛夫斯奇，達爾文，克列奧巴托拉，釋迦，特莫斯德涅斯，但丁，千利休等心靈的消息。可惜托克不作詳細的回答，反而質問關於托克自己的種種閒話。

問 我死後的名聲如何？

答 某批評家說是『羣小詩人之一。』

問 他大約是因為我不送詩集給他而含恨的一人。我的全集出版了麼？

答 你的全集雖已出版，可是銷路不暢。

問 我的全集在三百年後——即著作權消失後，當為萬人所爭購。和我同棲的女友如何？

答 她已做書店拉克君的夫人。

問 她可惜還不知道拉克的眼睛是假眼。我的兒子如何？

答 聽說在國立孤兒院裏。

托克君稍爲沉默一下，然後開始新的質問。

問 我的家裏怎樣？

答 變成某照相師的工作室。

問 我的桌子怎樣？

答 無人知道怎樣。

問 我在我的抽屜裏祕藏着一束信札……可是，這和忙碌的諸君沒有什

麼關係。現在我們心靈漸漸沉入黃昏裏了，我要和諸君訣別了。再會，諸君
• 再會，我善良的諸君。

何甫夫人講到最後的話，急激地再醒過來了。我們十七名會員要向上天

之神發誓保證這次問答是真實的。（並且對於我們信賴的何甫夫人的酬報是根據從前夫人當女伶時的日薪來發給。）

十六

河

我讀了這記事以後，漸漸覺得住在這國裏也是憂鬱的，因此，想到要回轉我們人類的國裏去。可是儘管你到處找尋，總看不見我捧下來的洞口。其後聽到名叫巴克的漁夫河童說這國裏的偏僻地方有一個老年河童，讀讀書，吹吹笛，靜謐地在過活。我想到去問問這河童，或許會知道逃出這國度的路徑也未可知，因此，立刻向偏僻地方去了。可是，到了那邊的時候，在小家的家裏，那裏有老河童呢，只有一個頭上碟子尚未牢固，只有十二三歲的河童，悠悠然吹着笛。我當然以為走錯人家了。可是，為鄭重起見問問他的名字，確是巴克告訴我的那老年河童。

——可是，你好像個小孩子……

——你還不知道麼？我不知道碰了什麼命運，初出娘胎時便是頭髮斑白的。其後漸次年紀變輕，現在變成這樣一個小孩子。可是，如果計算我的年齡，未生時假定算作六十歲，現在總有一百十五六歲了。

——我四顧了房子周圍。或許是我的心理作用吧，那裏的質素的椅子和桌子小間好像瀟灑清靜的幸福似的。

——你的生活不比其他河童來得清靜多了麼？

——或許是的。我年紀小的時候是老人，年紀大了的時候是青年。因此，不像老年人那樣慾望乾枯，也不像年輕人那樣沉湎於聲色。總之，我的生涯即使不算是幸福，也不失為安靜。

——的確，這是安靜的。

——不，單只這樣不能安靜的。我身體也健康，復有一生不愁沒得吃的財產呀。可是最幸福的還算是生下來便是老人這回事。

我稍為和這河童談到自殺了的托克的事情或每天要醫生診視的格爾的事情。可是，不審何故這河童的樣子好像對於我的話沒有什麼興趣似的。

——那末，你不像其他河童那樣，格外追求活着這事情的麼？

老年的河童看着我的臉孔，靜謐地回答。

——我也像其他河童一樣，經過父親詢問要不要生到這國裏來，然後離開母胎的。

——可是，我是偶一不慎跌進這國裏來的。請你告訴我從這國裏出去的路徑。

——出去的路徑只有一條。

——爲什麼？

——這就是你進來的路徑。

我聽到這回答時，不審何故覺得毛髮聳然。

三

——那條路可惜找不着了。

通

老年的河童以靈活的眼睛審視了我的臉孔。然後纔站起來，到房子一隅小，拉屋頂吊下來的一根繩。於是一向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天窗打開了。這圓天叢窗外，在松或檜的樹枝隔着的那邊，天空青藍地放晴。像大箭鏃的槍岳的書山，峰也在聳立着。我好像看見飛機的小孩子一樣，實在喜歡得跳起來了。

——從那邊出去好了。

年老的河童這樣說，指着剛才的繩子。一向我以為是繩子的，却是繩子

梯。

——那末，讓我從那邊出去吧。

——不過我預先要講句話，出去以後不要後悔。

——不會的，我不後悔。

我這樣回答時早已攀上繩子梯上了。遠遠看着下面老河童頭上的碟子。

十七

我從河童國回來後，在一個短時期內我怕了人類皮膚的氣味。比之我們人類，河童實在是潔淨的。並且我們人類的頭對於過去只看着河童的我，總有點令人難過。這或許是你們不能夠理解的。眼睛和口還可以過得去，鼻子這東西怪使人害怕的。我當然打算儘可能的不會任何人，可是後來像慣了接近我們人類似的，經過了半年後，什麼地方都去了。不過還有麻煩的事情是講話時，每每無意中說出河童國裏的話來。

——你明天在家麼？

——Qua

——什麼？

——沒有什麼，我說在家。

三
通
大體是這個樣子。

小
可是從河童國回來後，剛好過了一年光景的時候，我因為某種事業失敗
叢
了……。（S博士當他這樣說時，便給他注意：『這些話不要講了。』因為
書
據S博士說，他每次講這些話時，便鬧得使看護人沒有辦法。）

那末，這些話不去講它。可是因為事業失敗過後我又想回到河童國裏去
了。是的，不是要「去」而是要「回去。」當時我感覺河童國是故鄉似的。
我偷偷地從家裏跑出來，要乘中央線的火車。可惜被巡捕捉住，卒至送

到病院來了。我進了這病院的時候也繼續在想念河童國的事情。醫生的絮克現在不知怎麼樣。哲學家的馬格或許依然在七色玻璃燈籠下面思索着吧。尤其是我的好友——爛嘴唇的學生拉布……。像今天似的陰霾的下午，我耽溺於這樣的追想時，差不多要叫起來了。這因為不知何時進來的，一個名叫巴克的漁夫河童站在我的面前，點了好幾次頭。我鎮靜了後——笑了麼，哭了麼，記不起了。總之，很久沒有用過河童國的話又用起來，這事情的確使我感動了。

——喂，巴克，爲什麼來了？

——來看病呀。聽說你生了病。

——爲什麼知道呢？

——從無線電的消息聽來的。

巴克會心地微笑着。

——可是，不容易來吧。

——那是簡單極了。因為東京的河或運河簡直是河童的街路。

我纔想起河童和蛙一樣是水陸兩棲動物。

——可是，這附近沒有河呀。

——不，到這裏是經過自來水鐵管來的。然後打開龍頭……

——打開龍頭？

——先生你忘了麼？河童也有工匠的呢。

以後，我每隔兩三天便有種種河童來訪問。我的病據S博士說是早發性癡呆症，可是，那醫生紮克說（或說對你也很失禮的，）我不是早發性癡呆症病人，S博士和你們自己却是早發性癡呆症病人。醫生紮克既然能夠來，

學生拉布或哲學家馬格當然也來了的。可是除開漁夫巴克以外都不是白天來的。特別是兩三個一起來的事情，大體在晚上——有月亮的晚上。昨天晚上我也和玻璃公司總經理的格爾與哲學家馬格敘談了。並且音樂家的克拉巴克還給我奏一曲提琴。那邊桌子上一束黑百合花是克拉巴拉送來的。……

（我回頭看了，可是桌子上什麼也沒有。）

這本書也是哲學家馬格送來的。你看看最初的詩吧。對了，你不會懂得河童的語言。讀給你聽吧。這是最近出版的托克全集的一本。

（他翻開舊電話簿，大聲的開始讀這樣的詩。）

在椰子花和竹樹中

佛陀早已睡覺了。

和路旁枯了的無花果一道

基督也早已死了似的。

可是我們要休息

即使在戲劇的背景之前。

（如見這背景的裏面，只是千穿百補的畫布而已。）

可是，我不像這詩人那樣厭世。河童們既然常常來……呀，對了，這事情忘掉了。你還記得我的朋友裁判官的柏布吧。那河童失職後，差不多發瘋了。聽說現在要進河童國的精神病院。如果S博士允許的話，我打算去看他一下。……